



以荆棘为阶,赴生命之约

湖北省黄冈实验中学初三(6)班 童零哲

生命的意义何在?爱因斯坦曾言:“人是为他人而存在的。”我认为,生命至高意义,便在于向外发光发热,以微躯照亮世界,以热忱温暖人间。纵使前路荆棘遍布,也要向着内心那道光前进。

赴生命之约,首在坚守一念,以专注之光刺破迷雾。

真正的发光发热,绝非一时兴起,而是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。袁隆平院士面对“谁来养活中国”的世纪追问,将身影深深扎根稻田。烈日灼背,数千次试验挫败,皆成他攀登的垫脚石。“禾下乘凉梦”看似朴素,却需以毕生心血浇灌。正是这份近乎固执的专注,使一株株杂交水稻如星火燎原,让科学的光芒普照大地。玄奘大师西行求法,十七载跋涉五万里,穿越荒漠绝域,支撑他的,唯有“远绍如来,近光遗法”的坚定信念。最终,他携经典而归,以翻译与著述点亮中古思想的明灯,其光焰跨越千年,至今仍温暖着求索的心灵。他们的一生证明,唯有将生命聚焦于一处,方能释放穿透时空的正能量。

赴生命之约,贵在燃烧自我,以忘我之热温暖世间。

发光发热,常意味着燃烧小我,成就大我。唐代高僧鉴真,为赴日传律,五度泛海失败,双目失明,仍矢志不渝。第六次东渡成功时,他已年近七旬,却将余生奉献,将佛法、建筑、医学、艺术的火种播撒异域,其热忱如暖流,滋养了无数人。近代先驱鲁迅,弃医从文,毅然将手术刀化为如椽巨笔。他的文字如炬,照彻旧社会的黑暗与国民性的痼疾;他的呐喊如雷,试图唤醒铁屋中沉睡的灵魂。他始终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,以生命为燃料,燃烧出唤醒民族的精神烈焰。他们的热,源于对使命的无限忠诚,对众生的深切悲悯。

赴生命之约,终在成就大我,以个体微光辉映永恒。

将个体生命融入更广阔的江河,其光热方能永不枯竭。科学家爱因斯坦,其相对论重塑人类宇宙观,他晚年致力于和平事业,呼吁理性与良知,其思想光芒早已超越学科边界,照亮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思考。史学巨擘司马迁,忍辱负重,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《史记》的完成,不仅是个人的雪耻,更是将生命化作了承载民族记忆的丰碑,其光热让后世无数志士仁人从中汲取力量。他们的生命与人类文明进程紧紧相连,个体的微光遂成历史星空中不灭的星辰。

“鲸落海底,哺暗界众生十五年。”生命的至高价值,正在于这般的给予与照亮。荆棘固然令人却步,然当其化为攀登的阶梯,每一步的刺痛都将转化为光热的力量。愿我辈青年,不囿于一己之得失,不惧前路之艰险,勇毅地点燃心火,以荆棘为阶,慷慨赴那场让世界更明亮、更温暖的生命之约。当亿万微光汇聚,便是时代最壮丽的日出。

评语

文章论述如何践行“生命的意义”,以“坚守”“燃烧”“成就”为阶梯,层层递进,结构严谨。论据丰富,选取袁隆平、玄奘、鉴真、鲁迅等人物,使论证既有历史厚度,又具文学感染力。全文将“荆棘”的磨砺升华为成长的阶梯,将个人生命价值与时代使命紧密相连,立意高远,气势磅礴,体现了思辨深度与格局担当。

(指导教师:湖北省黄冈实验中学 张黎)

开篇即以爱因斯坦的名言切入,直击“生命意义”这一核心命题,观点鲜明地提出“向外发光发热”的中心论点。“纵使前路荆棘遍布”一句,巧妙地将“荆棘”的意象融入,精准扣题,奠定了全文将“困难”视为“阶梯”的积极基调,展现出宏大的立意格局。

在“燃烧自我”这一分论点下,作者选取了鉴真与鲁迅的例子,深入揭示了“热”的源泉——“对使命的无限忠诚,对众生的深切悲悯”。这使得论述从具体事例升华到精神内核,层次感强,深化了主题。

以“坚守一念”为分论点,选取袁隆平与玄奘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例论述,不仅概括两人事迹,更着重刻画他们面临的“荆棘”,并深入剖析“专注”如何将荆棘化为阶梯,事例与观点契合紧密,分析深入,由叙转议流畅自然,论证力强。

将论述推向“成就大我”的高度,选取爱因斯坦和司马迁为例,阐明个体生命如何通过融入人类文明与历史长河而获得永恒。分析视角宏阔,深刻揭示了个人价值与宏大叙事的辩证关系,使文章的思辨性和哲理意味得到显著提升,格局非凡。

